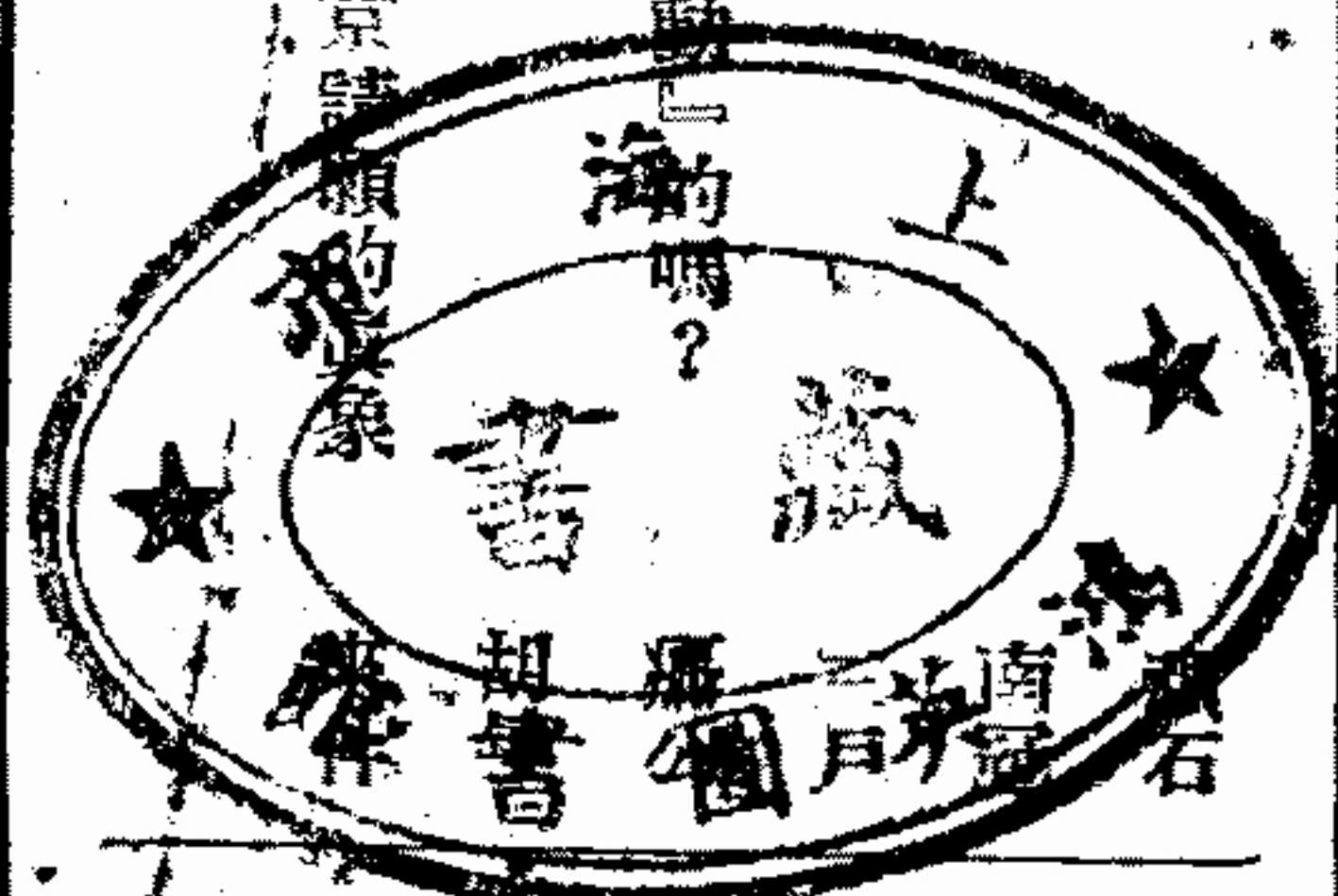


熱潮

第三期要目

- 1 真正的危機
- 2 蔣介石下野
- 3 論國民救國會
- 4 反日運動是「赤匪煽動」的嗎？
- 5 民衆應自起救亡
- 6 上海各大學第二次赴京請願的現象
- 7 時事短評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四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主編者：熱潮週刊社
代售處：各報販
訂閱處：各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出版

真正的危機

碩石

我在這裏所說的真正危機，不是指外國帝國主義之如何壓迫，也不是指本國政府之如何賣國與粉飾太平，而是指中國人民之不能及時奮起自救！我以為這才是此次反日運動中之真正危機！也就是中國民族之真正危機！

自九一八日軍侵佔東省以來，大家自然也會奔走相告「國難」頭了！然而並未深深懂得此次國難已嚴重到如何程度及其癥結所在。

東北三省，除錦州和海倫一隅之地外，悉為日本所支配（哈爾濱雖未經軍事佔領，而已經過張景惠歸日本支配了），日本的關東軍司令部和滿鐵會社，都已由大連移到瀋陽，本莊自為總督，置滿洲於台灣朝鮮之列，聲稱今後東北三省不許中國駐兵，而日本反有剿匪及懲治不逞份子之完全軍事行動的自由；並且屢次砲擊天津，增兵北平，以實行其所謂「隨時干涉中國北方的權利」。

日本爲什麼要不顧全世界的驚疑和中國人民的憤怒，

而悍然這樣做，這是因爲佔據滿洲或放棄滿洲，乃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而不是日本人民的）向前發展或向後衰微之最大關鍵。日本帝國主義這種致命必死之爭，英法美各帝國主義都知道，除戰爭外，決非任何條約公約或虛聲恫喝所能阻止。英美各自視日本爲牠未來的軍事同盟者，焉肯輕與言戰，所以美國始終認爲滿洲事件只有由中日直接解決；英國認爲「日本在滿洲容有理由，惜其在採用軍事行動以前未曾訴諸國聯」。路透社十二日倫敦電前外相葛（電話）法國更急於拉攏日本以爲其在明年軍縮會議之友助。明乎此，便知道國聯和美國對日本步步退讓，對中國步步抑制，乃是當然之事。譬諸甲乙二人衝突，丙丁走來調和，調和者口頭大喊二人都不許動手相打，事實上却緊緊的捉住甲的手，讓乙痛毆；國聯和美國對於中日衝突正取了這樣的調和態度，將來調查委員團來華，當然還是這樣的態度。他們對日本步步退讓，一直退讓到承認日本剿匪自由和中國撤退錦州軍隊之要求，雖然鑒於歐美各小國之疑慮和中國人民之憤怒，他們未曾把這些要求由明定，而實際上是已經承認了。在這種精神之下派來的調查

委員會，除犧牲中國以見好於日本外，還有何事可做！

在此次國聯行政會草草結束之後，各國人士在私人言論中尚多抱不平，甚至英國代表薛西爾，亦深致『日本黷武主義與中國政治不上軌道』之慨，法國社會黨機關報大喊『國聯失利』，德國反政府派的報紙則聲稱『國聯中人皆望其能發號施令，今乃惟強者之號令是從』，所以日本外務省接受國聯決議的宣言很得意的說：『對於中政府慷慨。默認似屬於己不利而實足增進中國人民之利益與幸福之一種協定，表示欣慰』。倫敦市民還有為國聯這樣的結束而舉行示威者，獨有效宋室南渡偷安的中國政府竟『慷慨默認於己不利之一種協定』，並且還要說出『國聯已議決，我方權利又已盡量保留』的鬼話，來欺騙人民！政府始終信賴帝國主義強盜的國聯之主張公道，此政策之完全錯誤和澈底失敗，雖三尺呆童到今天也知道了，獨有黨國人南京政府外交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戴傳賢，一直到最近十四日中央黨部紀念週還在高唱：『除了國家和國家的力量以外，還有一個全世公道的力量，何況各國都已在公約上鄭重簽了字，相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這種夢話！讓這班冥頑不靈的東西執掌政權，真是中國人民的晦氣！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倒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來代替牠，能有兩樣嗎？能放棄避戰求和的偷安政策嗎？汪精衛的政府當然需要製造一個他們御用的什麼『國民救國會』或『國民代表會議』來做他們一黨專政的裝飾品，即是做：政府的諮詢機關和向人民傳達政府意旨的傳達機關，還要為政府通過賣國的條約的代表民意機關，這就是他們

所謂『民主政治』，所謂『政府與人民合作』吧！也就是他們和蔣介石政府的不同吧！民衆反日運動倘一直高漲，他們也必然和蔣介石一樣採用高壓手段。至於對日政策，當然不會因為蔣介石政府換了汪精衛政府而變硬，猶之日本對華政策不會因為若槻政府換了犬養政府而變軟。犧牲一切以保有其苟且偷安的小朝廷『兒皇帝』的權位，在這一點，汪精衛政府和蔣介石政府將沒有什麼不同。

日本帝國主義橫蠻必死之爭既如彼，各國帝國主義一致強迫中國服從日本的要求又如此，中國政府各派之軟弱無能甘心斷送國家也無二致；那麼全中國人民，只要不是準備當亡國奴，人人都應該奮起自救了！

實際上，自九一八以來全國各階級人民是怎樣的自救呢？

上層份子之大部份，自始是與政府完全一致的，如秘販日貨的奸商；誣指抗日會檢查員為盜匪的上海大慶紗布號主鄧仲和即其一例；如利用抗日會的機關包庇秘販日貨的奸商；上海抗日會執行委員洋貨業公會主席陳松源即其一例；如利用檢查日貨機關出售日貨廠主；毆打檢查員的上海紡織業檢查組組長美亞綢緞廠協理高事恒即其一例；如親日派的大實業家；始終不肯參加抗日會的虞洽卿即其一例；如公然反對學生做抗日救國運動的名流學者！主張犧牲東北主張組織『對日讓步研究會』的北大教授胡適即其一例；又如大批置身事外的富商，工廠主，都屬於這一類。

其餘一小部份暫時向左盤旋的，又做了些什麼呢？他們當中，如上海市商會的王曉籟王延松方椒儉等，最初還

參加入了抗日救國會，後來因為啟封日貨的主張行不通，又看見學生的反日運動日漸高漲起來，慌着退出抗日會，同時又發表宣言，主張國民對於政府『不容雜以猜疑逆億之心』；號稱『國家主義派』的大學教授們，尙未實行外抗強權，自己已極力模倣強權的面貌，聲聲反對黨治訓政，實則急欲置身所謂『國防政府』分得一杯羹；江蘇省教育會派所領導的江蘇耆老團，『社會與教育』派的著作家和受秘密通緝的鄭洪年等大學校長等，指摘政府雖甚急切，而實出於忠愛之忱，至多只算是敢言直諫的伍子胥；此外如上海申新各大報，算是代表一般左傾上層份子的輿論機關了，他們又說了些什麼呢？他們也站在伍子胥的立場批評過政府；他們又代表一般輿論，宣傳：排貨·對日宣戰，反對直接交涉，責備國聯不主張公道，鼓吹寧粵統一，如此而已。排貨雖是反日武器之一，然單靠牠能够阻止日本帝國主義此次必死之爭嗎？這是幻想。希望政府對日宣戰，這更是幻想。反對直接交涉，難道贊成間接交涉即經過國聯或美國和日本間接交涉嗎？況政府『不抵抗』『鎮靜』『避免衝突』等消極政策的裏面，即含着經過國聯間接交涉這一積極政策的作用，現在的效果是怎樣？敵軍深入國境，佔據國土，應該即時宣佈絕交，根本不是什麼外交問題，而是以武力拯救祖國危亡的問題，人民應該根本反對交涉，而不是什麼反對直接交涉，只有戰勝或相持，才談得到交涉，不戰和戰敗，同樣的交涉，即城下之盟的別名。責備帝國主義強盜的國聯不主張公道，和希望牠主張公道，是同等的愚痴。甯粵統一後，有兩樣的對外政策嗎？各大報對於學生反日運動；曾予以相當的同情；

然而一到這一運動高漲起來，即北大示威團和上海學生包圍市府事件一發生，他們竟一聲不響了！他們低首下心甘受政府的檢查，開天窗，爲日已久了，一受學生包圍，才想到召集緊急會議，宣言『言論自由不受任何檢查與干涉』；事後，他們很『公平的』，援有聞必錄之例，學生與黨部的宣言一概登載，他們是在反日民衆與摧殘反日民衆的勢力之間，取了中立騎牆的態度，這也就是他們代表一般左傾上層份子對於反日運動的根本態度。

在現時，忠勇奮發的參加反日運動者，要算是學生羣衆了，雖然他們的領袖也有些懦弱妥協分子，他們的運動，由請願走到示威，由示威走到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和地方政府，這一點小小的運動，也發生了一點小小的結果，即是在對外上所謂『勦匪自由』『錦州撤兵』『中立區』等未至在明文上規定；在對內上助成了虛偽的民主派政權。但是學生運動，無論是停止在現階段，或是再進至較高的階段，如果沒有廣大的勞動羣衆運動和她匯合起來，孤軍獨戰的學生運動，其勢難以持久，更不能制服我們強大而又頑狠的敵人——一切帝國主義。

歷來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有偉大力量的勞工羣衆，數年以來，都被黨政府的鎗尖，工會法，御用工會的官僚領袖這三件法寶同時並用的壓迫着至今不能抬頭；現在政府及資本家，更是利用『共赴國難』『相忍爲國』的名義，加緊壓迫剝削工人，減工，開除，禁止工人組織工會和反口會，上海中華書局經理陸費逵，竟稱『工廠之有工會，等於人身之患肺病』。所有黨部支配之空洞的工會機關，只能爲政府和黨部做應聲虫，連學生反日運動的尾巴都

夠不上；一般工人羣衆被政府及廠主壓迫得救死且不暇，團結更不能，這真是此次反日運動中不可計算的損失！

以上述現有的力量，現有的行動，來對付所謂外交問題，當然能收相當的效果；要想拿牠來對付我們強大而又頑狠的敵人此次必死之爭，以達到我們禦侮救亡之目的，則斷然沒有僥倖成功之理，假手鎗嚇不退劇盜！我所謂真正危機即在此點。

人民應該怎樣自救呢？向政府示威，搗毀阻害反日運動的黨部，毆打妥協賣國的官僚，這還是初步的工作，還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道路，在現狀看來，只有由反日的學生與市民，把對付政府與黨部的力量，轉到工人與兵士中去，『越軌』的學生市民，和『越軌』的工人兵士結合起來，再和『越軌』的農民結合起來，直接行動起來，隨地驅逐暴日勢力和袒護暴日的勢力，由各地方有組織的反日羣衆之代表機關，爲對日戰爭而徵取應用的軍食與武裝，懲治奸商與親日派，一切黨派，如果在行動上是反日的，羣衆即擁之前進；如果是阻害反日的，即送

蔣介石下野

羣衆直接行動的初步勝利

幾年來站在軍事獨裁頂點上的蔣介石，現在被迫而下野了，這不但在目前反日運動中含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即在中國政治生活發展的一般前途上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義的。

牠到糞坑中去，一切軍隊。如果他們願意到反日的火線上去，羣衆即如幫助馬占山的軍隊一樣幫助他們；如果他們是對付反日民衆的，便要拿他們的武裝給反日民衆。一切帝國主義，如果還未公開的幫助暴日，羣衆暫時煥發一步；如果牠幫助暴日，便對待牠也和暴日一樣。

中國民族，只有在這一英勇的民族革命大戰爭中，決定自己的命運，發揮大衆的創造力，鍛鍊出無數頂天立地的人才，來建設新中國。

如果人民沒有勇氣幹這樣的『越軌行動』，純純良良的聽候政府用外交來解決，或者向始終抱定不抵抗主義苟且偷安的政府上上條陳，『在軌內向政府貢獻意見』（陳銘樞告上海學生代表語），或者開開會打打通電貼標語募募捐做政府的外交後盾，或者最激烈只能通電責備責備政府；那麼，只有準備當亡國奴，做大日本大英大美大法的順民，做朝鮮人第二，沒有別的話可說！

十二月十六日

南冠

此次蔣介石的下野，在表面看來

似乎是由於粵派的逼迫所致，然而真實的因却是國民黨幾年軍事獨裁統治破產與反日民衆潮流壓迫的結果。

國民黨自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壓平革命的民衆運動之後，即在人民頭上創建軍事獨裁，以蔣介石爲領袖繼承北洋軍閥的地位；對外進一步鞏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配權，不但承

認帝國主義以前一切不平等條約，反而重訂許多更喪權辱國的密約（如中美航空密約與濟案密約等）；對內則舉行不斷的空前的軍閥戰爭，毀壞交通，紊亂財政，濫發軍事公債，損害人民生命財產簡直不能以數計；尤其斲喪中國民族元氣最厲害的，就是在其所厲行的空前白色恐怖之下，無數工農及青年革命家都被犧牲了，革命的民衆組織完全被擊毀了，人民的一切自由被剝奪了，因此一切反動勢力的猖狂達到登峯造極，一切民衆運動，尤其是反帝運動降到水平線以下，終於招致了此次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空前暴行，陷整個中國人民於十八重地獄。並且在此種情形之下，蔣介石及其黨徒們還要強迫人民，『鎮靜』，『不抵抗』，靜候帝國主義強盜國聯的宰制與日本的不斷進攻；民衆起而抗日救國，他們始則施行欺騙，繼而公然屠殺綁架，這還不是充分在人民面前暴露其稀有的破產嗎？到了這時民衆果然認識了國民黨的真面目，認識了蔣介石軍事獨裁的鬼臉，民衆到了忍無可忍，果然起來反抗了，起來向國民黨直接進攻了（如最近各

地之搗毀國民黨部的表現）。這就是蔣介石此次不能不下野之唯一的真實原因。

固然，統治階級內部的嚴重衝突，往往亦足以損毀其自身，但如果沒有革命的民衆力量是不能予以致命的嚴重打擊的。這次蔣介石如果沒有民衆的壓迫，單祇粵方的反對，他是不能這樣隨便下野的。以前桂系和馮閻的反對，蔣介石都能用軍事力量鎮壓下去，即廣東的獨立亦差不多半年了，蔣氏還是處之泰然。在前些時，寧粵和平會議當民衆還限於請願行動時，蔣氏對粵方的態度還是十分強硬的，還聲言要『負責到底』的。這就顯然說明蔣介石之下野不是全然由於粵派的反對，而是由於民衆的壓迫。這是一般民衆應該特別認識的。只有民衆的力量，民衆的直接行動才能打擊賣國殃民的漢奸，才能打擊并摧毀反動的統治挽救民族的危機。

正因為在民衆努力的壓迫之下，這次蔣介石的『下野』，才含有重要的政治意義，這是表示此次反日民衆運動初步勝利；這是最近來各地學生不斷示威，攻打黨部，上海學生圍攻

市府，壓迫市長當衆下令懲辦上海公安局長和市黨部執委，組織民衆法庭審判賣國賊之進一步的勝利。但民衆應該深切認識：蔣介石的下野只是暫時的迴避，他正在準備捲土重來，執行底爾（屠殺巴黎公社的劊子手）的使命。你不看見他下野的那一天，即突然任命蘇，浙，贛三省的省政府嗎，即以其最可靠的武人（顧祝同，魯滌平，熊式輝）布置於南京的四周，準備將來相機復辟嗎？蔣介石的用意，就是暫時利用汪精衛出來代他作個箭垛，一面暫時緩和（即欺騙）民衆，一面暴露汪等之假面具，這是十分明顯的。

同時民衆應特別瞭解：無論是汪派或胡派，在本質上對外對內的態度都是與蔣介石一致的。他在過去的歷史事實上，在最近反日事件中的一切言論上，都與蔣介石沒有什麼根本區別，他們都是希望國聯『主持公道』，都不敢『對日宣戰』，他們到了南京都只能『肅規曹隨』，換言之，都只能投降日本，轉而壓迫民衆。他們『在野』時所發表一些『左的』言論，只是反對蔣介石以作爲欺騙民衆，

弋取政權的工具，等到他們一接觸政權，他們狐狸尾巴就要更充分顯現出來了！

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們！你們不要相信任何統治階級，任何黨國要人；你們只相信自己的革命的民衆努力，民衆的直接行動；你們應該自動地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積極地直接行動起來，用革命的鬥爭反抗帝國主義，反抗一切賣國漢奸！！

民衆們應切記：此次蔣介石的下

論國民救國會議

三 戶

今年五月，蔣介石曾召集過他御用的國民會議，現在汪精衛將上台，也主張召集什麼『民衆團體代表會議』，隨後又改稱什麼『國民救國會議』，最近又有改稱什麼『國民代表會議』之說，究竟應該用什麼名稱；我們不必討論，所要討論的有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怎樣的召集，一是召集起來做些什麼。

關於怎樣的召集問題，汪精衛在十二日十六日兩次發表談話，都說是『以人民團體代表爲重要構成份

野，是反日的民衆努力所逼迫的結果，這是一個富有政治意味的勝利，這不但爲反日運動掃除了一個障礙，而且是爲中國政治發展的前途開闢了一條新道路。但同時必須以全力防止蔣介石的復辟，以對待蔣介石的態度對待國民黨其他一切的繼承者；立刻召集普選全權的緊急國民會議，審判蔣介石賣國殃民的罪惡及其他一切賣國殃民的黨國要人。

一九三一，十二，十八日

子』，什麼人民團體，或即是職業團體，他沒有說。胡漢民則明白主張『應以學工農商爲主，無代表任何一界之資格者應剔除在外』，蔣介石所召集的國民會議，即是用了職業團體代表制（注意！還不是職業選舉制），現在即令不似蔣介石那樣層層限制，而職業代表制即至職業選舉制，其本身已有很大的限制，已與近代國家的普選制大大不同，如果不是討論各業問題，如果不是召集各業聯合會議，當然只有採用普遍選舉制（即成年

的中國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召集全體人民代表的會議。如果不是企圖以一部分人獨裁來代替個人獨裁，當然不應該反對全體人民代表的會議。或者有人認爲職業團體代表資格的限制，可以剔除軍閥官僚份子，殊不知這正足以予軍閥官僚經過御用的職業團體代表造成他們御用的會議更多的可能。

並且如果要使『國民救國會議』或『國民代表會議』是實際的而非虛名的全體人民代表會議，須有三個先決條件：

（一）無條件的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二）廢止蔣介石政府的『緊急治罪法』『出版法』『工會法』『民衆團體組織條例』等束縛集會結社思想言論出版罷工自由的法令；

（三）正式宣告一切黨派的政治自由，即對於任何黨派的開會演講，游行示威，發表政治主張，競爭選舉，一概不加限制。

不先行這三件事，則所謂『國民

救國會議』或『國民代表會議』，所謂民主政治，都只是以一部分人獨裁代替個人獨裁之裝飾品，假面具而已。

再說到召集『國民救國會議』或『國民代表會議』做些什麼的問題，據汪精衛因連日各地發生學生因請願衝突，在八日發表組織『民衆團體代表會議』的主張時曾說；『只須爲真正民衆團體之代表，即可爲人民與政府間意志溝通之最好機關，如此則政府得於可能範圍內將外交情形，經由機關以報告於民衆，而民衆亦可斟酌各種情況，以向政府貢獻其負責之意見』。照這樣說來，則所謂『真正民衆團體之代表』，所謂『民衆團體代表會議』，連國府之顧問諮議的資格都趕不上，不過是國府大門內一個傳達處而已，并且所傳達之事，還要以『可能範圍』和『斟酌情況』！可憐的『民主政治』！可憐的汪精衛！

鄒魯要比汪精衛乖巧一點，並且他自己會做過國會議員，也不像汪精衛那樣把議會的身分形容得太不堪了，所以他對於『國民救國會議』，發表了這樣的意見：『余擬將其性質

及責職擴大，所謂將性質擴大者，此會不止應付目前時局，且應確定將來政制，實合總理所定國民會議及國民代表大會二者之性質而有之。故其職責實當注意我左之三點：（一）共謀應付目前國難。（二）得選代表參預中央政治。（三）爲結束訓政實現憲政之樞紐』。

鄒魯固然比汪精衛跑快了幾步，要回過頭來才看見汪精衛；但民衆所要求的全體人民代表政制即真的民主政治，也不能站在那裏等候着鄒魯。國民黨政府已決不能執行反日救國的任務，只有負的作用，全國人民要集中自己的力量來執行這一任務，當然需要有一個代表全國人民的機關，來表現總的力量。但人民所需要的是國民立憲會議，即法國大革命中康汶梯式的會議，而不是什麼『結束訓政實現憲政之樞紐』的會議。

如果國民黨不甘心做布爾奔黨，她便應該做一個基郎德黨，起碼做一個沼澤黨，牠也不應該只贊成召集三閱會議，而反對康汶梯。全體人民代表是要代表人民來實際行使主權，而不是來充當政府的參議和諮詢機關。

所以，『國民救國會議』或『國民代表會議』一召集，如果牠不是政府御用的而是真正全體人民代表機關，開會之第一天，牠就要用中國人民的名義發布這樣的命令：

宣告對日絕交。

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及由此所得的權益一切永遠無效。

武裝全國反日民衆參加戰爭。

解散一切不受國民救國會議命令者的武裝。

沒收所有奸商親日派的財產充作軍費。

全國工廠由各廠工人設立工廠委員會監督生產。

宣布實行八小時工作制。

宣布土地歸農民和召集全國農民大會議決土地制度的日期。

政府御用的『國民救國會議』，

當然不願意做這些事，因此牠召集起來，也當然不能夠拯救祖國的危亡。

並且，如果沒有這樣權力的『國民救國會議』，即汪精衛騙人的『民主政治』也玩不長久，集中大兵於隴海路，布置蔣系軍人的江浙贛政府，

這明明是蔣介石復辟的準備。

汪精衛也許又要大罵主張這樣權力的『國民救國會議』的人們是『極少數不良分子欲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黨國』。(汪精衛罵北平大學示威團的話)一即就對外而言，你們也應該自己問問自己，黨國這方面做了些什麼。『日本濟南撤兵何以忽緩，中俄之戰何以發生，東三省積案，何以多至數百件，暴日來侵何以不抵抗，錦州設立中立區，天津請共管，何以中外各報轟傳』？這不是你們的鄒魯自己說的嗎？你們的陳友仁劉紀文到日本又是做什麼呢？九一八以來，你們在廣東又做了些什麼呢？不算，鎗殺一批反日民衆！你們的對外政策，不是和蔣介石一樣主和不主戰嗎？你們的對內政策，仍舊不放棄黨治訓政，只是在『民主政治』的美名之下，以一部分人獨裁代替個人獨裁，能比蔣介石高明多少呢？你們站在什麼根本不同的政綱上要蔣介石下野呢？這才真是『假借對外問題以危害』蔣介石的『黨國』哩！下野的蔣介石，自然也在忙着布置將怎樣奪回他的黨國，至於祖國存亡，是值得你們黨國要人

一顧的。

算了罷；你們黨國的戲，人民已經看夠了，人民對之喝彩的，是馬占山的戲；對於你們的戲，只好喝聲倒彩。人民如果擁護『國民救國會議』

反日運動是『赤匪煽動』的嗎？

瀟公

新聞報十日北京電：『公安局今

日通知各校，恐匪徒乘機暴動，禁止各校學生一切反日集會』。中國北方當局自己也說匪徒這樣多，並且居然要在北平暴動，這大可供給日本政府及將來調查委員團的材料！日本所要勦的匪徒及不逞份子，當然馬占山的軍隊和反日集會的學生都包含在內，張學良治下的北平公安局，不用說也是這樣的意思！

匪徒也好，不逞份子也好，他們如果居然能在大都會暴動，却難怪張學良發慌，因為辛亥年的大禍，即起於清朝所謂『匪徒竊據武漢』。其實，北平的學生，還够不上稱為這樣的匪徒，他們不過集會反日，張學良何必用這樣的大帽子壓服他們！不錯，王樹常已向天津日本司令應允了取締

，必須牠在行動上真有決心拯救祖國的危亡。至於拯救黨國，乃是你們四大大會五大大會的事，人民却未使越俎代謀！

十二月十七日

反日運動。

『匪徒』這頂大帽子已經可以用以壓服學生的反日運動，那麼所謂『赤匪』，則這頂帽子當然更大了！

自己形同擄匪之上海市黨部，反而通電誣蔑學生，一則曰『受少數赤匪之德使無疑』；再則曰『足見赤匪煽動學生違法擾亂之舉實有整個之計劃』；最後，還主張『通令各地方軍民長官負責嚴辦赤匪，及取締學生之越軌行動』。大概在這班行同擄匪的市黨部看來，學生已和『赤匪』不分，只有這件事是他們的國難吧！所以必須『通令各地方軍民長官負責嚴辦』！

其實，各地方軍民長官，除自己也是反日匪徒不逞份子的馬占山外，都正在負責嚴辦，不須通令了。

并且，所謂『赤匪煽動學生……有整個之計劃』。這未見得是事實；而政府拿『赤匪煽動』這頂大帽子來壓服學生反日運動，甚至藉此屠殺反日民衆，以清除牠對日妥協投降的障礙，到是一件不可掩的陰謀。

日本一部分兵士，曾因接受日本共產黨反對侵略滿洲之宣傳，發出『爲誰戰爭？爲誰侵略滿洲？』的呼聲，主張『怠戰』，并且日軍進攻馬占山時，白川大將會在大興前線，用機關槍掃殺有此種『怠戰』嫌疑的兵士二三百名（在白川眼中自然都是『赤匪』或不逞份子），此事已在日本軍界成爲嚴重的問題。而中國政府却利用牠的通信機關，捏造出和這一事實相反的謠言說：『暴日因我國政府在國聯方面態度始終強硬（好一個態度始終強硬！）……收買日本共黨與中國共黨接洽，潛來京滬一帶，煽動學生……煽動全國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運動費達二百萬元』。此外還加上一句結論說：『倘我政府此時再不予以緊急非常之處置，則前途將不堪設想矣』。所謂『緊急非常之處置』，當然是屠殺，這便是政府

捏造謠言之目的，拿出二百萬元的運動費來造成全中國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的反日高潮，日本帝國主義有這樣笨嗎？

接着；所謂『赤匪煽動』『受赤匪利用』『爲反動份子所煽動』『反動派共產黨等背後指使』『反動份子主動其間』等，便成爲黨國要人（從蔣介石到蔡元培陳銘樞）對付反日民衆的口頭禪，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肯肯拿出二百萬元的運動費，正應該賞給大喊這些口頭禪的人們，決不會供給中日共黨造成罷工罷市罷課的反日運動。

上海美專學生洪遠忌，因担任了民衆法庭的推事，便被官廳向法帝國主義捕房密報，以共產嫌疑被捕，審判的結果，無罪釋放了，市黨部這種鬼蜮，怎不令人髮指！

反日民衆，不但搗毀了上海市黨部；北平市黨部，汕頭市黨部，浙江省黨部，山西省政府和民國日報館，也因爲阻害反日運動，同遭此劫；並且，江陰縣的學生，爲了縣黨部議決發還公益慎源兩廠日紗，將常委任生祥站入木籠，游街示衆；難道這都

是受了『赤匪』『反動派』的煽動嗎？

即令都是受了『赤匪』『反動派』的煽動，我們便要問：爲什麼他們不煽動民衆反對抗日的馬占山，還要煽動民衆幫助他，而專門煽動民衆反對阻害抗日救國運動的國民黨機關呢？爲什麼國民黨不站在民衆反日運動的最前綫而讓『赤匪』有煽動的機會呢？而讓『反動份子』有利用和主動的機會呢？衰衰諸公！何以絲毫不知反省！

衰衰諸公所稱『赤匪』，當然是指共產黨；所稱『反動派』或『反動份子』，當然不只是共產黨，連國家主義派，甚至連改組派第三黨的青年，都包含在內。更甚至受秘密通緝的鄭洪年，李登輝，黎照寰，何世楨，陳羣，等五校長；更甚至民衆外交後援會的李烈鈞，程潛，張和本，陳嘉佑，徐謙，等！也不免在『反動份子』之列。大約在政府眼中，只要沾染一點反日氣味的，都算是『反動份子』；只有高唱『犧牲東北』和主張組織『對日讓步研究會』的胡適，才不至有『反動份子』的嫌疑吧！

在民衆眼中，正與政府的見解相反，民衆認爲任何黨派，任何個人，凡參加反日者都是朋友，凡阻害反日者都是敵人，如果有人阻止反日運動，民衆決不能因爲他們是國民黨即饒恕之；如果有人煽動反日運動，民衆也不會因爲他們是共產黨而拒絕之，如果民衆爲政府的宣傳所惑，爲力避受共產黨『赤匪』『反動份子』煽動或利用的嫌疑，而和緩其反日步驟，縮小其反日力量，便是自殺，便是準備當亡國奴後更要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屠殺姦淫，一如朝鮮人的命運！

英法德等國的共產黨，都是公開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也是中國的國民，有何理由可以拒絕其參加反日運動呢？假如著名的『赤匪』朱毛等有機會和日本帝國主義軍隊開戰，民衆不也要和幫助馬占山一樣幫助他們嗎？

所以，我以爲政府諸公想拿『赤匪煽動』這頂大帽子來壓服民衆反日運動，這是枉然的！並且像政府那樣大規模的宣傳，其結果只有使民衆認識：各地煽動反日的都是共產黨，國民黨乃是阻害反日運動的，這不啻大大的恭維了共產黨而刻薄的形容了

國民黨自己嗎？

我們還記得，前清末路，凡民間有一點風吹草動，都相驚的有的呼喊是『同盟會』幹的，其實『同盟會』並沒有那樣的奇蹟；可是『同盟會』的奇蹟，終於在前清官僚們呼喊的助

民衆應自起救亡

胡年

南京政府的外交愈失敗，日本佔領遼吉愈延長，其在華暴行愈擴大，則外交問題愈變成內政問題。『一致對外』，『國難當前，不應拿外交來對付內政』，這是統治者的欺騙，我們民衆不應有絲毫的幻想。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愈緊急，國聯只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我們民衆即愈要信賴自己的力量。民衆愈要問是誰不抵抗的退出了東三省？是誰不援助馬占山？是誰壓迫學生的愛國運動？是誰在從事於爭權奪位的黨爭，耽誤了救國事業？東北已斷送給日本三月，政府對於如何收回失地，毫無辦法和準備，只是信賴國聯，不願意承認牠是強盜分贓的機關。政府對於國聯的決議遣派調查團來華（當然只是片

威之下出現了。今天的政府諸公大半是當年的『同盟會』會員，也就是清廷稱爲『匪徒』『亂黨』的，難道忘記了這些故事嗎？

十二月十六日

面調查中國如何違約以爲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之根據），只有恭謹的接受和滿意，但是對於千百萬民衆通過的決議，要求對日宣戰，懲辦張學良顧維鈞，派兵援助馬占山，只有不理和拒絕，這是政府自絕於民衆，不配民衆的信任和擁護。

政府對於民衆做了許多許諾，說人民對政府頗多誤解。蔣介石曾於九月下旬答覆上海的請願學生，於最短期間收復失地，如日寇再進，必以全力對抗。但是三月以來不唯已失之遼吉沒有收回，且黑省又歸於日人掌握，天津不斷的受日軍砲擊和騷擾。最近政府畫錦州爲中立區的提議爲憤怒的民衆反對所打消，他們又向人民說：『錦州如受攻擊時，我軍當然取正

當防衛之手段，堅持到底』。可是十五日新聞報載『錦州華軍連日有一部自動調入關』，『張學良似已深知錦州方面形勢之迫切，且聲明若日軍向中國方面攻擊，爲自衛起見，決定竭力與之應戰，但並未有何等實際的準備，亦未曾補充軍費槍械彈藥，亦未嘗增派軍隊，全取旁觀冷靜態度』。錦州之失去，只是時日問題。我們信任政府，政府信任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如再繼續信任，只有準備當亡國奴好了。

人民所信任之政府是爲人民謀利益，抵禦外侮的政府。政府對於日本的出兵既毫不抵抗，即喪失了人民的信任，即成了民衆抗日的障礙，對於此政府人民非破壞搗亂不可。現政府處處束縛民衆的手足，不使抗日，民衆所組織的義勇軍，政府不發給槍彈，喚醒民衆的示威行動，時遭政府壓迫，抗日的團體有時被政府解散，民衆的要求政府抗不執行。國民黨要人的唯一能事便是把持政權，刮民肥己，他們必然遭致全國國民之反對，無論怎樣的壓迫民衆與槍斃學生，是不能抵抗這一狂潮的。

政府的對於民衆的示威與搗毀國民黨黨部的愛國運動；動輒以『赤匪煽動』，『共匪率領』的名義相加。這是替他們所謂的『赤匪』，『共匪』大登廣告，彷彿說，只是這些人在反抗政府的賣國，反對政府的外交軟弱無能。或者說，凡反對政府賣國，和用羣衆力量直接懲罰民賊的，便是『赤匪』，『共黨』。這不是嚇退學生和羣衆，而是使他們愈益傾向『赤匪』，『共黨』。

汪精衛先生因爲近來『各地學生民衆，紛紛直接行動』，才主張『組織一種民衆團體代表會議機關』，『溝通』『人民與政府間意志』，以後又將此機關稱爲國民救國會議。『組織政府之權屬於中國國民黨』，這一會議只是『由人民團體代表參加組織，俾得充分表現其對於國難之主張及方法』。汪先生主張國民救國會議的動機，是爲避免『激動民衆之反感』。國民救國會議召集後只是政府之諮詢機關，而政權仍屬於國民黨。召集的目的除了空洞的說『訓練民衆』以外，主要的想係對於國難，『言和，亦須全國人民一致，忍辱負

重』，未戰即先言和，想求得國民之承認，以企圖避免『民衆直接行動』。汪精衛先生在走向政權之前夕，提出『國民救國會議』的好聽名詞，以博得久受壓迫的人民之同情，同時不損於（而且是鞏固）國民黨的專政，汪先生真算是苦心孤詣，效忠黨國了。

不過民衆所要的國民救國會議，決不是汪先生的站在民衆以外爲了避免『激動民衆反感』而設的國民救國會議。民衆依過去數月鬥爭的經驗，深切明瞭，單是充分表現對於國難之主張及方法是不夠的。這些已由民衆團體表現過幾百幾千次了。民衆是需要實行這些表現的政權。國民黨政權不能實行，應當輪流到民衆自己組織的政權實行了。因此民衆要堅決反對汪先生的鞏固國民黨政權的國民會議，而要求民衆直接行使政權的國民會議。外交問題經三月之拖延，現在轉變爲內政改革問題，這是受『各地學生民衆，紛紛直接行動』之賜，各地民衆是能一往直前，爭得人民政權的目的，他們斷然反對汪精衛先生拉民衆向後退，遷就國民黨與之妥協的企

圖。

民衆所要求的國民會議是全國民衆凡在十八歲以上都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實行直接並無記名投票選舉，所成立的國民會議。爲了保障所選舉的代表，是真正民衆團體之代表，『而非——如汪精衛先生所慮的——政府御用或奸人操縱之代表』！必須全國民衆有組織團體，言論集會之絕對自由，必須各政黨都能自由的從事選舉運動、蔣介石時代，任何反蔣的政治勢力和運動都被目爲反動，（汪先生的一派也在內），藉此以保障蔣系的特權，現在民衆有比汪精衛先生的主張更進步的政治集團，也同樣有被汪先生罵爲『反動』與『不良份子』之危險。所以必須各政黨有言論集會之絕對自由，然後所召集的才是真正的而非包辦的國民會議。

在國難期間所召集的國民救國會議顯然是討論如何動員羣衆對日絕交宣戰的問題，而不是討論『不得已隱忍求和……，負擔一切屈辱與困苦』的問題。假如馬占山以不過一萬之衆對數萬日本軍能抵抗半月，連獲勝仗，而集全國力量之國民會議，反不如

一馬占山能對日決戰，而只能對日屈膝求和，這便是不抵抗的變相說法；便是侮辱國民的國民會議。汪精衛先生今日對於和戰兩可的態度，不是國民的態度，而是與南京政府史一致些，不值得國民之擁護。

國民救國會議爲了對日宣戰，必須動員羣衆，必須使羣衆感覺對日宣戰是於他們有利益，因此他們肯勇敢的參加。這一國民會議必須解除民衆的痛苦，提高工人的生活，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耕種，掃除那爲國家恥辱的軍閥制度，廢除苛捐雜稅，使民衆都覺得生息在一新的中國，拚命的爲牠的自由與獨立而奮鬥，沒有這一國民會議，中國便沒有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力量，今日日軍佔領東北，明日法軍佔領滇桂，而汪先生的救國會議在這樣的強鄰壓境之下，便終於不敢言戰而只能言和。

我們知道國民會議之不同，各如其召集者之面。蔣介石五月的國民會議只是他的御用機關，汪先生所提議召集之國民救國會議，將與汪先生一樣，是軍事獨裁與民衆政權間動搖妥協的機關。民衆的國民會議將是民

衆推翻軍閥與帝國主義壓迫的機關。我們又知道法國的路易十六有他的三級會議，吉倫特黨有其自己的國民立法會議，代表民衆的雅各賓黨又有自己的國民大會。現在汪精衛先生正在做那吉倫特的國民會議運動，民衆積極參加國民會議運動，必然會掃除吉倫特的國民會議，而樹立起自己的國民大會。最後的勝利是屬於革命的民衆的。

民衆的武器即是直接行動。新聞報社評說『名爲民國，而正式民意機關竟不存在，思之實可使人心痛』，申報對於政友會內閣明知其對華外交將轉強硬，而仍『深盼今茲成立之政友會內閣能一反其往常之政策，努力爲世界和平之保障者』。這只是表示中國的怯懦的上層階級只能心痛，只能對日帝國主義作無聊的希望，因此中國的下層民衆對於救國所負的責任更爲重大了。

最近蔣介石的下野，雖其勢力仍然存在，未爲民衆所擊破，然可稱爲近來時局之最重要的變化。申報認爲『蔣氏之引退，新舊交替，此一時期，此一階段，乃最爲嚴重，最爲吃

緊」。我們認為這是中國民衆解放途中之最重要的時期和階段。或者民衆利用此時期奮起打破民族的和軍閥的

上海各大學第一次赴京請願的真象(來件)

這次我們赴京請願，據京滬各大報載的又算得着『圓滿答復』歸來了。但事情並不是那樣，縱令有一部分人後來因爲吃着餅干牛奶那種假殷勤的餌物，認爲滿意，但大多數有腦筋的人總算是高興而去，敗興而歸。這是不用不着失望，消極的，這才是在訓練民衆，指示民衆救國究竟要走什麼路：或是依羣衆自己創造出力量來反抗帝國主義呢？還是只依靠現存的勢力和政府去救國？

閒話少說，我是『上海各大學督促政府出兵請願團』軍隊組織中參加請願的一兵士，知道這次真象比各御用報紙所報告的實在得多，讓我來報告大家吧。

我們的隊伍在京滬路上就遇着杭州請願歸來的學生。據說老蔣親自招待香蕉、餅乾，大菜，並慰勉有加，許爲『革命學生』！而中大校長朱家驊

壓迫，或者民衆失敗而蔣氏復起掌握政權全國的民衆要善用此機會奮起救亡！

更大開筵席，把他們吃得個個笑臉而去。因而博得了杭州學生的『擁護四大大會決議案』，『擁護蔣主席』等『萬歲』的高呼。(見杭州學生的宣言)

暨大是第一大隊，首先到了中央大學，但是朱家驊早已奉了蔣主席的命令，不准上海學生借住，我們在操場上立了兩個鐘頭，才自己動手強迫開了一所大屋子暫時住下，這兩點鐘的鴿立，倒是給了我們到國府要立到三十四小時的準備和學習的機會。中大事務主任爲執行逐客之令起見，把我們的校旗，總指揮旗都扯了，雖然終於以我們羣衆的力量，把朱家驊找來道歉賠償旗子了事，但所謂『革命政府』是怎樣佈下妨害和壓迫救國運動的大羅網從這一點也可以明白了。

不但上海學生到了三四千，而且

蘇，錫，平，乃至在高壓之下消極下來的南京學生也被掀動起來參加了，這就一共有五六千人，在國府門前立了兩個鐘頭不許進去，結果總算羣衆勇敢地強迫闖進了大門。我們請願的對象是蔣主席，請願的目的是『督促政府出兵』。所以提出的重要條件：『援助馬占山』，『限主席十二月一日前北上並簽字以示決心』，『不收復失地決不回來』，自然還有所謂『促成統一政府』等等。但是這竟太爲難了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具有最大決心』的蔣主席，他派代表來說：『主席乃堂堂萬民之首，碍難承認第二條』，我們因爲沒有得着老蔣的答覆，以嚴肅憤慨的莊嚴堅決態度，和那國府大門二門每一分鐘都要叫喊『立正』『敬禮』的官僚威嚴的空氣相對峙，餓了十多個小時，直到下午四時，國府又派了于石任院長來了。于院長並不是我們請願的對象，因而被我們全體的『不要』，『嘶嘶……』的聲音驅逐回去了。

天色漸漸暗黑了，蔣主席仍無命駕來臨的消息，據他們代表說『你們如要堅持你們的條件，你們如始終要

在國府，而不到中央軍校，我們主席是永不會接見你們的，不怕你們立十天八天。但是蔣介石爲甚麼要在中央軍校才肯見我們呢？這是對付屢次請願的人們的老法寶，因爲那裏有他養得雄厚的武裝學生，可以威駭監視，使請願者不敢同他講回價，雖然政府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開談判時不敢陳列武裝以爲復盾，無抵抗的一退幾千里，雖然政府對帝國主義不敢用所謂『武裝談判』『武裝平和』的辦法，但對我們學生是屢次這樣使用的。

政府是睡着了，『不識不知』（其實是故作痴聾以便暗中賣國），所以上海的警鐘會，搗了口大鐘去，而且標上幾個大字『政府是睡得太甜了，讓我們把牠驚醒吧！』於是『警鐘聲噹噹不停』（南京各報都如是載）到真是有些『不重國際觀瞻』（國民政府因要接見比公使，恐南京街不修，且貧民窟大當其道，乃至下令拆毀，文中有不重國際觀瞻等語）。我們那一夜，就在這鐘聲警告之下待了一夜都無結果，自然我們不時也被我們的代表領導着哼了些與請願目的毫不相關的『中華民國萬歲』和唱了黨歌。

我們在國府鶴立到下午六時時，風雨都大了，且下起雪來，於是我們又闖進了二門，直到三門。可是在那兩旁就發現了從來不敢用以和日本帝國主義抵抗的幾十支手提機關槍，三四十武裝警衛軍，在糾糾的準備着來抵抗和屠殺我們徒手空拳爲救國受苦的青年學生，使我們竟不得再突圍而入。我們除了在兩旁馬房睡覺外，只有通道上走廊上可以安身。到了夜間十二時，蔣主席又派來全權代表高凌伯來罵我們了，他不得我們主席團的允許上了司令台，開口就罵『你們反動，你們要包圍中央嗎？』原來國都被他們斷送了，我們做明知沒有結果的『和平請願』，還說我們反動，怎樣使我們忍受得過！於是話未說完，喊打之聲一時大起，我們的憲兵就把他拉了下來，大加責斥，這也可見羣情激昂，憤懣，在這裏相當的表現了勇氣。

到第二天八時後，蔣主席又派代表來強詞欺騙說『政府早已出了兵，馬○山○又○早○派○人○援○助○了，張○學○良○止○與○日○人○交○鋒，將功贖罪不能撤職拿辦。至於主席何日北上，則進備費時，至

少需半月一月，而且主席爲四萬萬人之領袖，斷不能服從少數學生意見，主席爲國府首領，斷不容學生要挾，侮辱……』。這麼信使往還又弄到下午二鐘，才有蔣主席允自己出面答復的消息，但這還是我們的領袖代表團拍賣我們的結果啊！我們的代表團不得羣衆的同意秘密的退讓了，我們請願的主要兩條，限期簽字北上和收回失地不許回來取消了。同時原來用以準備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組織和紀律，我們的代表團這時要羣衆跟着他們屈服投降，竟被用起來作爲維持秩序，禁止羣衆發言的工具，因此一片不滿意的打倒代表團的呼聲，終爲軍事管理中各指揮各隊長以服從命令的權威壓迫平靜下去了。這次的辛苦努力也就被什麼軍紀變成沒有結果和意義，反助長了那位蔣主席的威風來肆意愚弄侮辱我們一場！

蔣主席怕羣衆『發生糾紛擾亂。倘使一有不幸，不但主席個人人格攸關，而且失了全國的信仰和國際的尊嚴』，在軍警保鑣。三通洋號同古時皇帝登殿的威嚴狀況之下上了台，開口就罵『你們受了少數人的利用，想

來同政府搗亂，你們怎麼不到廣東去請願，偏偏要跑到南京來，你們不是來請願，你們是來要挾，你們侮辱我蔣主席的人格，你們受人利用要想來演慘案；但現在國民政府是生命的，決不是以前北洋軍閥時代的政府，你們智識階級，不了解道理……你們信任政府要澈底，政府對外對內自有辦法，你們何須擔心。在一陣胡罵之下最後來了幾句關心你們的辛苦的假人情話，竟博得了一般沒有頭腦的同學，在不滿意者的「嘶嘶」聲中，雜着掌聲四起。我們代表團既不許同學發言，反而被「搗亂」的恐駭，恐駭得他們趕快申明「我們是十分信任中央」才「來南京請願」，「我們上海學聯已去電責備廣東他們破壞和平」。一場請願的羣衆激昂劇，僅在代表

團無能的連解釋帶認錯和擁護的無聊對話之中，一轉身就重起了「都都達達」的洋號，把蔣皇帝送回了宮，最後還下了一道空虛而帶責備學生的「綸音」，這是各大報所已登出來了的，恕我不重寫出來。至於所提重要條件一概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就連質問的事件也沒有得着誠實的解釋。政府看見我們已經軟弱下去，最後表示着假殷勤，招待，送牛奶餅乾，派代表送車票等等，難道這次我們請願，所得着的這種最後收買的侮辱就算圓滿了嗎？請我們代表團諸領袖及同學事後思之罷！

表團，因而失敗至此。還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指責一下，即在事前不許法政學院同學一同去請願就暴露出來了。據說他們帶了比較激烈的宣傳品，我們只應問他說得對不對，不應因恐怕觸怒政府就不讓他們去。我們要要求完全適合政府意旨的宣傳，那麼竟可以不必幹運動了，這只便利了政府的「鎮靜政策」。並便利了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此次失敗也不必悲觀，總算對政府對我們的領袖，都得到一種深刻的教訓，我們當中帶着悲憤和急進情緒回來的同學們，應該本着此次深刻的教訓，改變我們鬥爭的路線，以拯救此次的失敗！

上海赴京請願團之一分子
十二月二日

時事短評

無恥的官僚！

戴傳賢所主持的南京政府外交特委會致上海市長電：「國聯已議決，我方權利又已盡量保留」。保留了什麼權

利？大概他們認爲日本軍隊並未曾佔領南京吧！蔡元培阻上海學生赴京示威說：「現在外交自接受國聯決議案，暫告一段落。」告了什麼段落？大概是指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的勝利告了一段落吧！世界上竟有這樣無恥的官僚！

蔡元培是什麼

從前安福政府以爲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其實他是一個暗中阻撓者。爲了『利用學生』這句話，他的假面已在學生面前揭穿了三年了。九一八以來，他的『讀書救國』『科學是救國要圖』等冷血的主張，早已令熱血的青年實在不能忍耐了。他最近在十四日國府紀念週公然說：『青年愛國運動，若在課餘演講時局，或以書面發表意見，自是有益無損；現在青年乃重在罷課遊行……犧牲很多光陰與學業，真是可憐可惜，』此次受了學生拳頭的教訓後，他和陳銘樞同樣大喊『必有反動份子主動其間！』今後大家都應該認識蔡元培是什麼了吧！

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報紙！

現在南京政府所視爲國難臨頭岌岌不可終日的大事，不是日軍蹂躪北方，而是各地學生赴京示威請願；而且經過申報駐京記者造出『英人息』『外息』『某某息』等電報，拿帝國主義的聲勢來威嚇本國的學生，當然，這些假的電報，大有暗示和助長帝國主義真的行動的可能。這樣的政府，這樣的報紙，能夠在人民愛國心強烈的國家中存在嗎？

緩衝地帶與避免衝突

因爲設中立區受人民攻擊，改稱設緩衝地帶，緩衝地帶和中立區還不是一樣嗎？說不抵抗恐怕被人民非難，改稱避免衝突，避免衝突和不抵抗還不是一樣嗎？這是騙誰呢？

由訓政到綁票

胡漢民曾對新聞記者說：『今日輿論竟遭綁票，還不過是個譬語；現在上海市黨部和公安局竟真用綁票匪的手段架去學生代表！這究竟是訓政還是綁票呢？這究竟是政府黨政府官吏還是綁票匪呢？當他們會議架綁時，是否『恭讀總理遺囑』『行禮如儀』呢？被綁的學生是否『認爲滿意』『認爲圓滿』呢？』

聳人聽聞的事還在後頭哩！

朱家驊辭職呈文說：『三數暴行學生，竟發現於最高學府之中央大學，尤聳人聽聞』。誠然，最高學府照例只應培養奴才，現在奴才雖然還未揭起叛旗，却已有此傾向，朱校長安得不認爲聳人聽聞！

現在還是中華『民國』嗎？

邵力子說：『北大示威團此次所以被捕，乃因該團散發傳單，多有詆責政府字樣，且其口號內只有中華民族萬歲，而忘却中華民國之存在，顯見反動。』現在是中華『黨國』呀，學生忍痛不敢喊出中華『民國』萬歲，正因爲害怕黨國要人說他們是『反動分子』呀！

戴季陶邵力子死了！

黨國要人（特別是戴季陶和邵力子）正在扳起麻面孔責罵北大示威團時，冷不防安福派一旁笑道：你們（特別是戴季陶和邵力子）當年對五四運動的態度是怎樣呢？你們（特別是戴季陶和邵力子）也感覺得『早知今日悔不當初』了吧！其實，安福派幾句話說錯了；因爲戴小麻子，邵大麻子，和沈大麻子，（玄廬）一樣，都早已『龍歸海境』矣！